

析論馬祖方言韻變現象的世代差異**

杜 佳 倫*

摘 要

馬祖地區通行閩東方言，具有複雜的韻變現象，在以往共時分析與跨方言比較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改採對比世代差異的研究方法，運用詞彙調查表蒐集馬祖地區老、中、青壯等三個年齡層的重點語料，然後進行跨世代的對比分析，具體探究馬祖韻母變異現象在歷時層面的實行過程與演變趨向，進而檢證跨方言比較所提出的幾項推論，並詳細探討影響韻讀產生變異的動因。本文重要結論有四：1. 馬祖下降複元音韻腹正在進行系統性的高化韻變；2. 該類高化韻變揭示閩東韻變現象在歷時層面上一致趨向高化的可能性；3. 馬祖高化韻變不僅在調類上逐步擴散，也在韻尾結構上逐步擴散，其中帶有輔音韻尾者已由語音條件上的共時性變異逐漸穩固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4. 馬祖中、青年層部分韻母變異表現，乃與語言接觸影響密切相關，可分為兩種變化方式：一是「移借」(borrowing)，乃指受到華語或臺灣閩南語的優勢影響而零星借入若干詞彙音讀成分；二是「主語干擾」(imposition)，乃指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的青壯層將華語韻母的結構性成分施加至馬祖音韻系統中。

關鍵詞：馬祖、閩東方言、韻變、世代差異

2015 年 10 月 19 日收稿，2016 年 6 月 28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5 月 2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初稿在 2015 年 8 月首爾漢陽大學所主辦的「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3 屆年會 (IACL-23)」上口頭發表，獲得與會學者有益的批評與建議，讓本文後續得以增補、修正，在此致謝；更要感謝《漢學研究》審查委員細心的閱讀與指正，使本文的討論更趨

一、前 言

閩東方言的音韻現象相當複雜多變，其中以韻變現象最受矚目，其韻母系統中往往有兩套緊鬆韻母相配合，「緊鬆」乃相對而言，以主要元音的舌位較前、較高者為「緊音」，較低、較後者為「鬆音」。以往從共時的角度切入分析，推論在特定的箇讀聲調條件下，韻母發生「鬆化」，語音表現為主要元音的「低化、後化或複化」；而當鬆韻母單字處於連讀前字時，韻母則讀為基底的緊韻母讀法。例如：「褲」箇讀為 $k^h\text{ou}212$ ，而「褲頭」一詞則讀為 $k^h\text{u}21\text{lau}51$ ，「褲」的韻變共時規律分析為：-u>-ou，變化條件為曲折調值；也就是說，「褲」處於連讀前字的韻母-u 為基底形式，而箇讀的韻母-ou 則為表層形式。這類著眼於特定聲調單字於「單字讀」與「連讀」環境下的緊鬆韻母轉換，一般習慣稱之為「變韻」。然而，根據近幾年的研究與討論（參見第二節說明），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不僅僅是共時平面上的變異規律，已有諸多研究透過方言比較來推索其歷時性的演變方式，並注意到某些方言點韻母系統內部調節的鍊動音變。因此本文採用「韻變」一詞統稱閩東方言的韻母變異與變化，包括共時層面的緊鬆韻母變異，以及歷時層面的韻母演變。

臺灣馬祖地區通行閩東方言，其居民祖籍多來自福建長樂或連江，但因移民歷史已久，自然發展出個別的語言特點，不等同於長樂話或連江話；而且由於處於臺灣地區以華語、閩南語為優勢語言、傳播用語的環境下，馬祖話的語言流失情形相當嚴重，大約 40 歲以下的馬祖居民已經說不太清楚馬祖話，年輕新生代更是只會聽、不會說，即使是還能流利使用馬祖話做為日常生活溝通語言的青壯或中年一輩，相較於老年層，也往往發生明顯的語音變異或變化。以往對於閩東韻變現象的研究，多採用傳統上以少數年長發音人為依據的調查研究方法，或進行單一音韻系統的共時變異規律分析，或進

完善。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陳淑娟教授，在我擔任其研究助理期間，帶給我社會語言學的學術啟發與訓練，使我得以從不同的研究角度重新思考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也要謝謝在調查期間接受訪談、熱心提供協助的諸多馬祖發音人。本論文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資助，計畫名稱及編號是「從世代差異來看閩東方言的音韻變異現象」（NSC102-2410-H110-049-MY2）。

行跨方言點比較的歷史變化規律分析，較少注意到不同年齡層的差異表現；根據我們近幾年的實際調查發現，不同年齡層的韻變表現不盡相同，而藉由世代差異的對比分析，更能具體探索韻母變異與變化在歷時層面的實行過程（implementation）。

當我們兼從共時與歷時角度切入思考馬祖方言的韻母變異與變化現象，遂發現幾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課題：一是馬祖正在進行新興的韻母高化音變，本文將透過世代差異的觀察與分析，具體呈現這項歷時性的韻母變異過程；二是馬祖歷時性的高化韻變結果，在共時平面上同樣符合緊鬆韻母變異規則（特定聲調單字讀為較低的鬆韻母，一般聲調單字及連讀條件下讀為較高的緊韻母），這凸顯了共時分析與歷時演變極可能呈現完全相反的規律方向，也就是說，被稱為「變韻」的鬆韻母實際上反映的是較早期的韻讀，而被稱為「本韻」的緊韻母反而是歷時演變後的新韻讀，本文據此重新思考共時性變韻落實在歷時層面上的韻母演變過程，並進一步探討引動音變的歷史動因；三是世代差異所反映的韻母變異與變化究竟是內部音系的結構變動，還是另有語言接觸的社會性因素影響，也是本文希望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因此，本文遂以臺灣馬祖地區為調查範圍，以韻變現象為研究重點，採取跨世代的對比分析，希望藉由多元的觀察角度與研究方法，更全面地探討閩東方言複雜的音韻表現。以下第二節簡要說明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研究成果，並在其基礎之上提出不同角度的觀察與反思；第三節說明本文所採取對比老、中、青壯等世代差異的研究方法；第四節列出馬祖韻變現象的世代差異調查結果，並說明其所反映的語音變異或變化；第五節針對具有顯著差異的韻母變異現象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討論；第六節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二、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研究成果與反思

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乃指韻母系統中有兩套緊鬆韻母相配合，緊鬆韻母的分布與聲調條件密切相關，以福清、福安「春、巡、筍、俊、順、出、秫」等七個中古韻類來源相同的字詞為例（《福清市志》1994、《福安市志》1999），如表一。

表一 福清、福安韻變舉例

	春	巡	筍	俊	順	出	秫
福清	ts ^h uŋ ¹	suŋ ⁵	suŋ ²	tsouŋ ³ 單字讀	soŋ ⁷ 單字讀	ts ^h oʔ ⁴ 單字讀	suʔ ⁸
				tsuŋ ~英	suŋ ~利	ts ^h uʔ ~珠	
福安	ts ^h ouŋ ¹	souŋ ⁵	suŋ ²	tsouŋ ³	souŋ ⁷	ts ^h ouk ⁴	souk ⁸

福清在陰平、陽平、上聲、陽入等聲調條件下，讀為緊韻母-uŋ或-uʔ；在陰去、陽去、陰入等聲調條件下，讀為鬆韻母-oŋ或-oʔ，但處於連讀前字時又讀為緊韻母-uŋ或-uʔ。福安則只有在上聲調條件下，讀為緊韻母-uŋ，其他聲調條件均讀為鬆韻母-ouŋ或-ouk，而處於連讀前字時，往往維持鬆韻母音讀，但表現並不穩定。據此，閩東方言「韻變現象」有兩種表現：一是特定聲調單字於「單字讀」與「連讀」環境下的緊鬆韻母差異，此為福州、福清等南片方言的共時韻變特質，一般習慣稱之為「變韻」；二是緊鬆韻母在聲調條件上的互補分布，此為福安、寧德等北片方言的歷時韻變特質，乃由共時變異引發一連串韻母系統的結構性調節音變，共時變異進而逐漸穩固為歷時變化，雖未形成如南片鮮明的緊鬆韻母共時轉換規律，但韻母實際變化情形更為複雜。本文將上述共時性及歷時性的韻母變異及變化情形統稱為「韻變現象」，尤其關注共時韻變與歷時韻變的交互關係。下面分兩類分析方式簡要說明先前學者對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研究成果，並指出其所引發的問題思考，從而提出本文的反思補充與初步觀察。

（一）閩東南片的共時變異分析

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極具特色，很早就引起學者的關注。一開始僅著眼於福州話共時變異的描述與說明（陶燠民 1930；王天昌 1969；梁玉璋 1986），後來從福州話擴展到其他閩東南片的方言點，已有許多研究從共時的角度切入分析這類韻變現象的變異規律與影響條件（李如龍等 1979；Duanmu, S. 1990；馮愛珍 1993；陳澤平 1998；杜佳倫 2004，2006）。總和來說，這部分的研究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結論：

1 本文聲調標記符號為：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上—6、陽去—7、陽入—8。一般閩東方言陽上調多與陽去調合流，這時以「陽去—7」統稱。

1. 緊韻母爲基底形式，鬆韻母爲條件變體，韻腹的變異趨向爲：低化、後化、複元音化。

2. 韻變現象乃受聲調條件影響而發生：其聲調條件或爲「曲折調形」及「上升促調」，或爲「低調值」，在調類上多爲「陰去、陽去、陰入」，少數亦爲「陽平」；在這些特定的聲調條件下，韻母往往「鬆化」，當鬆韻母單字處於連讀前字時，韻母又讀爲基底的緊韻母讀法。

3. 韻變現象也與韻母結構相關：以高元音（-i-、-u-、-y-）爲韻腹者，韻變現象最爲明顯，也最爲普遍；以中、低元音（-e-、-ø-、-o-、-a-）爲韻腹者，則韻變現象較不明顯。

這類共時變異規律的分析只限於對福州、福清、永泰、馬祖等南片方言點的觀察，尚未注意到北片方言點不同性質的韻變表現；而且往往也只著重在音韻系統中的語音條件變異，從中歸納出共時平面上的單一變異規律，未嘗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思考韻母的實際變化問題。

（二）閩東北片的韻變分析

閩東北片方言雖然多半沒有明顯而規律的緊鬆韻母共時變異，但透過跨方言點的歷史比較，卻可發現其中福安、周寧與寧德等地，具有韻讀隨調分化的音韻演變，反映韻變現象由共時性語音變異進而穩固爲歷時性音韻演變。

Norman（1977-1978）的初步調查報告已提出寧德、福安等地有韻變表現，並且表示該地的韻變只能透過跨方言的歷史比較來探究。戴黎剛（2007，2008，2011）有專文詳細探討周寧、福安、寧德等地的韻母演變現象，運用歷史層次分析的辦法，重新擬定福安等地也具有緊鬆韻母相配的音韻系統；但該文仍以單一方言點共時音系的內部分析爲主，而且爲了建立一致的韻變模式，往往刻意忽略不盡相同的韻變趨向及聲調條件，例如：戴黎剛（2007）曾提出周寧話內部有三種不同的變韻層次，其中一種乃以上聲爲條件的高化韻變（au > ou），但是其後來（2008）討論福安韻變時，又表示必須將 au 視爲變韻，以符應一致的低化規則；又如（2011）討論寧德韻變時，爲了歸納一致的韻變調類條件爲陽平、陰去、陽去，刻意將若干韻母在陰平調類下的變異，視爲例外的「提前變韻」。

杜佳倫（2010）則重新思考共時平面的單一變異規律可能來自多重歷史音變的壓縮，該文運用內部構擬與跨方言比較的方法，改從歷時的角度切入

探究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推論閩東方言的韻母演變同時具有「低化」與「高化」兩種變化趨向。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在南片的福州等地，因相反的變化趨向以及互補的聲調條件，形成具有互補分布的緊鬆韻母系統，共時平面上可分析為單一韻母變化規律；而在北片的福安等三地，則穩固為歷時性音變，受到音韻系統內部結構調整的動力，連鎖發生於不同的時間層次，造成多項韻讀的分合演變，而聲調分化條件也因逐步擴散而不盡相同。相應於此，陳澤平（2012）分析福安韻母的歷史音變，提出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韻母音變：一是以特殊調值推動的、以調類為條件的「變韻」，二是韻母系統自我調整的自然音變。大致來說，前者即指向緊鬆韻母具轉換關係的低化韻變；後者則是內部結構重整所導致的高化韻變。

總和來說，透過跨方言點的歷史比較分析，有下面幾項重要的推論：

1. 閩東方言的韻變在歷時層面上實際具有「低化」與「高化」兩種變化趨向，此與韻母結構密切相關。
2. 不同時間層次的韻變規律所運作的聲調條件，似乎有逐步擴散的情形。
3. 韻變規律的性質可能從共時性語音變異逐漸穩固為歷時性音韻變化。

然而，以往對於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研究，多半限於單一方言點的共時分析，近幾年雖然進一步採取跨方言點的歷史比較，但語料來源多為單一或少數發音人，較無法具體呈現韻母變異與變化在歷時層面上的實行與發展過程；應該進一步藉由跨世代的語料蒐集與對比分析，為這幾項推論提出更令人信服的實證。

（三）問題與反思

在以上關於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主要針對兩點提出反思補充：

傳統的方言調查方式多以年長發音人為主要語料來源，以年長者表現的音韻現象做為分析的依據；然而，語言必然隨著時間不斷變動，從世代差異的角度切入觀察，可以更具體而全面地掌握方言音韻系統的演變與變化趨向。因此，本文採取「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的對比分析，也就是將同一社群的發音人依據其年齡分為若干世代層，例如：老年、中年、青年三層，或是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四層，藉由比較不同年齡層的差異性，具體觀

察正在進行中的語言變異，並探討影響變異發生的語言性因素或社會性因素。

以往對於閩東方言韻變的研究，較著重在單一音韻系統的共時變異規律分析；一旦擴大觀察的方言點，便會發現儘管各地普遍具有韻變現象，但各個方言點的變異表現不盡相同；當我們進一步採用跨方言點的比較方法進行探究，又更深刻理解變異規律恐怕也會隨著時間發生語音條件上的擴展或性質上的變化。然而，根據方言比較所做出來的歷史推論，實在需要更具體的驗證，因此，本文擬從跨世代的對比分析，詳細觀察馬祖地區韻變現象的歷時性變動。

三、世代差異的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針對閩東方言的韻變現象，設計相關詞彙調查表，在馬祖地區採用詞彙調查表訪問發音人，以蒐集能適切反映韻母變異現象的重點語料；二是蒐集足夠的語料之後，進行跨世代的量化比較，以客觀的統計方法檢驗是否確實具有世代差異性，進而分析討論其所反映的語言現象。

（一）詞彙表調查

本文語料蒐集方式為以詞彙表進行訪談，我們針對所關注的韻變現象，設計詞彙調查表，觀察的韻母細分為四類，包括 1. 韻腹為高元音者、2. 三合元音、3. 韻腹為下降複元音之陰聲韻、4. 韻腹為下降複元音之陽、入聲韻，各類盡量顧及每種聲調條件下均有代表字詞，例如：韻腹為高元音-i 的陰聲韻，詢問「絲、棋、米、四、地」等字，每種調類至少均詢問一字詞；此外，各代表字詞盡量分別設計處於前字與後字的兩種詞彙，以觀察是否呈現共時變異的情形，例如「棋」字詢問「下棋」與「棋盤」兩個詞彙、「四」字詢問「十四」與「四十」兩個詞彙。

我們於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多次前往馬祖北竿、南竿進行調查訪談，也前往中壢、中和等馬祖移民群聚的社區訪談幾位中老輩的發音人，經初步審核刪去少數不完整的調查紀錄後，一共獲得 43 份有效的個別語料，其基本資料如表二。

表二 馬祖發音人基本資料表

出生成長地區				性別		年齡		
北竿	南竿 其他	南竿 津沙	莒光 東引	女	男	老 (65 以上)	中 (50-64)	青壯 (49 以下)
15	17	4	7	22	21	14	15	14

這 43 位發音人的出生成長地有 15 位來自北竿，21 位來自南竿（其中 4 位為津沙村民），7 位來自莒光或東引等小離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以往提到北竿與南竿的語言相異處，或是津沙村的獨特性，多半集中在語詞使用的不同，例如：指稱「石頭」的語詞，各地有 $\text{suo}^{\text{h}}\text{33} \text{ lau}^{\text{h}}\text{51}$ 、 $\text{suo}^{\text{h}}\text{53} \text{ mo}^{\text{h}}\text{33}$ 、 $\text{suo}^{\text{h}}\text{53} \text{ lo}^{\text{h}}\text{33} \text{ mo}^{\text{h}}\text{33}$ 、 $\text{laŋ}^{\text{h}}\text{21} \text{ l}^{\text{h}}\text{aŋ}^{\text{h}}\text{51}$ 、 $\text{pu}^{\text{h}}\text{33} \text{ luo}^{\text{h}}\text{75}$ ……等不同說法，其中津沙村特別使用「 $\text{pu}^{\text{h}}\text{33} \text{ luo}^{\text{h}}\text{75}$ 」一詞（張屏生 2002）；津沙居民的祖先來自連江地區，而馬祖絕大多數居民的祖先則來自長樂地區，因此津沙的獨特性即反映連江腔不同於長樂腔的語音表現或詞彙使用，例如：連讀變調規則方面，後接陰去、陽去、陰入等單字調時，長樂腔的陰去調前字（312）會變讀為高降調 53，而連江腔則變讀為低降調 21；又如馬祖流傳「連江奴（ $\text{lu}^{\text{h}}\text{51}$ ）」，長樂我（ $\text{ŋuai}^{\text{h}}\text{33} / \text{ŋui}^{\text{h}}\text{33}$ ）」一語，此指連江腔多以「奴（ $\text{lu}^{\text{h}}\text{51}$ ）」做為自己的謙稱，而長樂腔則自稱「我（ $\text{ŋuai}^{\text{h}}\text{33} / \text{ŋui}^{\text{h}}\text{33}$ ）」；實際上這些連江腔的獨特性並不限於津沙一村，也有許多非津沙的居民祖先同樣來自連江，亦零星顯現該語音或詞彙特點，且多保留在老輩發音人口中，中年發音人以下已經愈益不見此種地區性差異。根據我們的初步觀察，本文著重析論的韻變現象，在不同的小離島或村落之間並無存在明顯的次方言差異，因此本文僅就不同世代分群進行辨析與討論。

（二）世代差異的量化比較

本文將發音人的年齡層分為三群：65 歲以上屬老年層，50 至 64 歲屬中年層，49 歲以下屬青壯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馬祖地區語言流失情形相當嚴重，大約 40 歲以下的馬祖居民已經說不太清楚馬祖話，年輕新生代更是只會聽、不會說，要尋得年輕一輩的合適發音人十分困難，因此本文將青壯層的年齡上限提高至 49 歲，以使青壯層能蒐集到足以進行分析的語料數量。

量化比較方面，我們運用百分比平均數計算各音韻變異現象於不同世代

的表現異同。例如下降複元音 **au-ou** 組詢問 14 個語詞，這 14 個語詞可分為兩類：「肉**包**、紅**糟**、九、草、水**溝**、**啟**開、**掃**地、**老**人」等 8 個語詞為 C1-1 類，觀察的音節屬陰平、上聲等一般調類以及處於連讀前字的條件下；而「頭、猴、**掃**、中**晝**、很**厚**、**老**」等 6 個語詞為 C1-2 類，觀察的音節屬陽平、陰去、陽去等特定調類。假設某發音人的調查結果如下：C1-1 類有 6 個語詞讀為 **au**、2 個語詞讀為 **ou**，C1-2 類 6 個語詞全都讀為 **au**；則該位發音人在一般調類以及處於連讀前字的條件下，該組韻母讀為 **au**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75%，讀為 **ou**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25%，而在特定調類的條件下，該組韻母讀為 **au**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100%。將各年齡層所有發音人的百分比平均數加總平均，即得各年齡層各項音韻表現的百分比平均數，再進一步使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檢定不同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是否具顯著差異。老、中、青壯三代之間若不具顯著差異，表示韻母變異情形維持穩定；而三代之間若具顯著差異，則表示韻母變異情形發生變動，值得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四、馬祖韻變現象的世代差異表現

本文將觀察韻變的韻母結構分為四小類：1. 韻腹為高元音者、2. 三合元音、3. 韻腹為下降複元音之陰聲韻、4. 韻腹為下降複元音之陽、入聲韻。其中韻腹為高元音者表現相當穩定，調查結果顯示老、中、青壯三代均維持高元音韻腹-i-、-u-、-y-只出現在一般調類（陰平、陽平、上聲、陽入）及連讀條件下，而在特定調類條件下（陰去、陽去、陰入）則讀為較低的複元音韻腹-ei-、-ou-、-øy-；至於高部複元音 **iu**、**ui** 則三代均無低化的韻變現象。最值得注意的是，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韻母以及部分三合元音，老、中、青壯三代具有顯著的世代差異表現，反映馬祖地區正在逐步進行高化韻變。本節乃就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韻母以及三合元音，列出其世代差異的調查結果，據以說明其所反映的語音變異或變化。

（一）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陰聲韻

本文將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韻母分為兩部分進行觀察：第一部分是不帶輔音韻尾的陰聲韻（C1-C4），這四類的緊鬆韻母搭配情形及其例詞如表三，

每類韻母各分兩小類進行觀察，一是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二是特定調類條件下。

表三 緊鬆韻母搭配及其例詞 I：陰聲韻

	C1		C2		C3		C4	
緊韻母	ou		ei		øy		eu / iau	
鬆韻母	au		ai		ɔy			
	C1-1	C1-2	C2-1	C2-2	C3-1	C3-2	C4-1	C4-2
調類	1.2.連	5.3.7	1.2.連	5.3.7	1.2.5.連	3.7	1.2.3.7	5
例詞	糟草	猴掃老	篩海	臍菜害	堆腿螺	退袋	枵扣料	條周經常

1. C1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四所示，C1-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讀為 au 的百分比平均數隨年齡層逐步下降，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18.14$, $p<.001$)，檢定結果為老年層高於中、青年層。相對於此，該類例詞讀為 ou 的百分比平均數則隨年齡層逐步上升，三代之間亦具有顯著差異 ($F=24.66$, $p<.001$)，中、青年層明顯高於老年層。

表四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陰聲韻—C1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C1-1	平均數 ²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au	72.32	29.90	27.50	35.42	7.14	20.04	35.47	39.52	18.14***	老>中=青
ou	13.39	19.89	62.50	38.96	87.50	21.37	54.65	41.46	24.66***	老<中=青
ɛu	13.39	20.49	10.00	21.23	0.00	0.00	7.85	17.68	2.32	—
C1-2										
au	100.00	0.00	98.89	4.30	84.52	25.71	94.57	16.15	4.76*	老=中>青
ou	0.00	0.00	0.00	0.00	7.14	12.60	2.33	7.78	4.67*	老=中<青
ɛu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而 C1-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老、中、青三代均絕大多數讀為 au，變異數

2 部分表格各變體平均數加總不到 100%，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詢問某語詞時，發音人回答另一同義語詞，例如詢問「駛車」，發音人回答「開車」；二是部分發音人無法回答某些語詞，例如有些年輕發音人不會說「度啐（小孩滿周歲）」一詞。這類情況暫時不列在統計表格中。

分析顯示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4.76$, $p<.05$), 檢定結果為老、中年層高於青年層。相應於此, 老、中年層完全沒有 *ou* 變體出現, 青年層則稍有 7.14%, 變異數分析亦顯示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4.67$, $p<.05$), 檢定結果為青年層高於老、中年層。據此, 馬祖 C1 類例詞在陰平、上聲調類及連讀條件下, *au* 變體逐漸衰微而 *ou* 變體相應成長, 而在陽平、陰去、陽去調類條件下, *au* 變體大致維持穩定, 唯青年層略有 *ou* 變體出現。此乃顯示馬祖正在進行 *au>ou* 的韻母高化音變, 該音變主要發生在陰平、上聲調類及連讀條件下。

2. C2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五所示, C2-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 讀為 *ai* 的百分比平均數隨年齡層逐步下降, 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14.86$,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高於中、青年層, 中年層又高於青年層。相對於此, 該類例詞讀為 *ei* 的百分比平均數, 老年層僅有 1.95%, 中青年層大幅上升, 三代之間亦具有顯著差異 ($F=18.15$,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低於中、青年層, 中年層又低於青年層。而 C2-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 老、中、青三代均絕大多數讀為 *ai*, 沒有世代差異表現。

表五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陰聲韻—C2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C2-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ai	77.27	23.85	47.88	32.14	22.08	23.03	49.05	34.54	14.86***	老>中>青
ei	1.95	5.26	32.12	27.89	54.55	28.08	29.60	31.25	18.15***	老<中<青
vi	11.69	19.67	12.12	19.34	7.14	11.92	10.36	17.13	0.36	—
C2-2										
ai	100.00	0.00	88.89	20.57	85.72	17.12	91.47	16.41	3.25	—
ei	0.00	0.00	2.22	8.61	0.00	0.00	0.78	5.08	0.93	—
vi	0.00	0.00	2.22	8.61	0.00	0.00	0.78	5.08	0.93	—

據此, 馬祖 C2 類例詞在陰平、上聲調類及連讀條件下, *ai* 變體也逐漸衰微, 而相應成長的是高化的 *ei* 變體, 但在陽平、陰去、陽去調類條件下, *ai* 變體仍維持相當穩定的優勢。相應於上述 *au>ou* 的韻母高化音變, 馬祖同樣在陰平、上聲調類及連讀條件下, 平行進行 *ai>ei* 的韻母高化音變。

3. C3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六所示，整體而言，C3-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多數讀為øy、少數讀為oy，但分老、中、青三代來看，隨年齡層逐步下降，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8.27$ ，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高於中、青年層。相對於此，該類例詞讀為øy 的百分比平均數雖然變異數分析結果不具世代差異，但青年層高達 71.43%，略高於中、老年層的百分比平均數。而 C3-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則是多數讀為oy，但分老、中、青三代來看，老年層讀oy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100%，中青年層逐步下降，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9.22$ ，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高於青年層；相對於此，該類例詞有一新興變體 uai，在老、中年層幾乎不出現，青年層讀 uai 的百分比平均數卻有 28.57%，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5.23$ ， $p<.01$ ），檢定結果為青年層高於老年層。據此，馬祖 C3 類例詞的oy 變體正逐漸衰微，在特定調類條件下有改讀 uai 的變異趨向。

表六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陰聲韻—C3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C3-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oy	39.29	21.29	16.67	24.40	7.14	18.16	20.93	24.96	8.27***	老>中=青
øy	50.00	27.74	66.67	36.19	71.43	42.58	62.79	36.34	1.37	—
uai	0.00	0.00	0.00	0.00	10.71	28.95	3.49	16.89	1.99	—
uei	0.00	0.00	16.67	24.40	10.71	21.29	9.30	19.69	2.89	—
C3-2										
oy	100.00	0.00	78.33	35.19	51.79	37.29	76.74	35.10	9.22***	老>青
øy	0.00	0.00	1.67	6.46	1.79	6.68	1.16	5.33	0.48	—
uai	0.00	0.00	5.00	14.02	28.57	41.44	11.05	27.44	5.23**	老<青
uei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若詳細就每項例詞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來看，如表七，上聲例詞「腿」在各年齡層大致穩定讀為øy；陰去、陽去例詞「退袋坐」雖在各年齡層多數仍讀為oy，但青年層有三成左右改讀為 uai；而陽平例詞「螺」在老年層讀為oy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讀為 øy 者，但中年層卻是讀為øy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讀為oy 者，青年層更是半數以上讀為øy，此乃反映老年層多數將陽平例詞

「螺」與陰去、陽去例詞同讀爲鬆韻母，而中、青年層則傾向將陽平例詞「螺」與上聲例詞「腿」同讀爲緊韻母。據此可見下降複元音 ɔy 高化爲 øy 的調類擴散跡象（參見第五節討論）。

表七 C3 類例詞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

C3		螺	腿	退	袋	坐
ɔy	老	64.29	0.00	100.00	100.00	100.00
	中	26.67	6.67	73.33	86.67	86.67
	青	0.00	14.29	71.43	64.29	64.29
øy	老	14.29	85.71	0.00	0.00	0.00
	中	46.67	86.67	0.00	0.00	0.00
	青	64.29	78.57	0.00	0.00	0.00
uai	老	0.00	0.00	0.00	0.00	0.00
	中	0.00	0.00	0.00	6.67	13.33
	青	14.29	7.14	28.57	35.71	35.71
uei	老	0.00	0.00	0.00	0.00	0.00
	中	26.67	6.67	0.00	0.00	0.00
	青	21.43	0.00	0.00	0.00	0.00

4. C4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八所示，整體而言，C4-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較多數仍讀爲 iau；但分老、中、青三代來看，青年層的百分比平均數只有 25.89%，顯然低於老、中年層的百分比平均數，不同世代具有顯著差異（ $F=15.98$ ， $p<.001$ ）。此乃一方面由於該類例詞青年層發音人無法回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29.46%，明顯高於老、中年層（ $F=7.56$ ， $p<.01$ ），因而影響到其讀爲 iau 的百分比平均數偏低；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層將韻母改讀爲 iu 的百分比平均數明顯高於老年層（ $F=4.27$ ， $p<.05$ ），例如「吊」讀爲 tiu3、「枵餓」讀爲 iu1，「吊料枵餓」等例詞來自中古效攝，該韻攝 3、4 等字今多數讀爲 iu，例如「腰少笑尿」等，此爲另一歷史層次韻讀，中、青年層傾向將這類例詞改讀此一較爲優勢的層次韻讀。

表八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陰聲韻—C4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C4-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eu	6.25	23.39	0.83	3.23	0.00	0.00	2.33	13.43	0.90	—
iau	66.07	24.23	53.33	19.60	25.89	11.72	48.55	25.18	15.98***	老 = 中 > 青
iau	7.14	16.05	9.17	17.34	2.68	7.24	6.40	14.27	0.77	—
iou	0.00	0.00	0.00	0.00	8.93	14.23	2.91	8.98	5.72**	老 = 中 < 青
iu	3.57	5.86	12.50	12.27	16.96	16.52	11.05	13.28	4.27*	老 < 青
未回答	7.14	10.65	12.50	15.67	29.46	19.98	16.28	18.20	7.56**	老 = 中 < 青
C4-2										
eu	67.86	37.25	43.33	41.69	10.71	21.29	40.70	41.20	9.54***	老 > 青
iau	10.71	28.95	16.67	30.86	7.14	26.73	11.63	28.53	0.40	—
iau	21.43	32.31	33.33	44.99	21.43	32.31	25.58	36.79	0.50	—
iou	0.00	0.00	3.33	12.90	50.00	48.04	17.44	36.00	13.66***	老 = 中 < 青
iu	0.00	0.00	0.00	0.00	10.71	21.29	3.49	12.89	3.68	—

而 C4-2 類在陽平調條件下，老、中年層較多數讀為 eu，青年層讀為 eu 的百分比平均數只有 10.71%，三代具有顯著差異（ $F=9.54$ ， $p<.001$ ），檢定結果為青年層低於老年層；相對於此，青年層讀為 iou 的百分比平均數有 50%，中年層僅僅 3.33%，老年層完全沒有該變體出現，三代具有顯著差異（ $F=13.66$ ， $p<.001$ ），檢定結果為青年層高於老、中年層。據此，C4 類在陽平調條件下，青年層有改讀為 iou 的變異趨向。

5. 世代差異所反映的語音變異與變化

總和以上調查結果：（1）在陰平、上聲調類及連讀條件下，馬祖正在發生 $au>ou$ 及 $ai>ei$ 的韻母高化音變。（2）以往分析 C3 類例詞的共時韻變表現為鬆韻母讀 ɔy 、緊韻母讀 øy ，而本文調查世代差異情形顯示老年層的 øy 變體主要出現在上聲調類條件，中青年層則擴展到陽平調類條件；另外青年層有由 ɔy 改讀 uai 的變異趨向。（3）以往分析 C4 類例詞具隨調分化現象：陽平調條件下讀 eu，其他調類條件下讀 iau，而本文調查世代差異情形顯示陽平調條件下青年層已由 eu 多數改讀為 iou，其他調類條件下的 iau 則有改讀 iou、iu 的變異趨向。

(二) 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陽、入聲韻

第二部分是帶有輔音韻尾的陽聲韻與入聲韻 (D1-D3)，這三類的緊鬆韻母搭配情形及其例詞如表九，這三類也是各自分成兩小類進行觀察，一是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二是特定調類條件下。

表九 緊鬆韻母搭配及其例詞 II：陽聲韻與入聲韻

	D1		D2		D3	
緊韻母	eiŋ / eik		ouŋ / ouk		øyŋ / øyk	
鬆韻母	aiŋ / aik		ɔuŋ / ɔuk		ɔyŋ / ɔyk	
	D1-1	D1-2	D2-1	D2-2	D3-1	D3-2
調類	1.5.2.8.連	3.7.4	1.5.2.8.連	3.7.4	1.5.2.8.連	3.7.4
例詞	針塋眼特	店[硬]德	酸糖講滑	因卵骨	東蟲桶六	巷重北

1. D1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十所示，整體而言，D1-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絕大多數讀為 eiŋ / eik，但老、中、青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12.73$, $p<.001$)，檢定結果為老、中年層高於青年層；此乃由於該類例詞青年層發音人無法回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11.31%，明顯高於老、中年層 ($F=6.79$, $p<.01$)，因而影響到其讀為 eiŋ / eik 的百分比平均數稍微下降。

表十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陽、入聲韻—D1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D1-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eiŋ / eik	95.24	6.30	90.00	11.00	73.21	16.72	86.24	15.09	12.73***	老 = 中 > 青
aiŋ / aik	0.60	2.63	0.00	0.00	0.00	0.00	0.19	1.27	1.04	
未回答	0.60	2.23	3.89	6.19	11.31	12.06	5.23	8.91	6.79**	老 < 青
D1-2										
eiŋ / eik	8.16	23.58	43.81	48.74	27.55	40.20	26.91	41.03	3.00	—
aiŋ / aik	89.80	24.05	52.38	50.84	60.20	38.49	67.11	42.00	3.53*	—

而 D1-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則是較多數讀為 aiŋ / aik，分老、中、青三代來看，老年層讀 aiŋ / aik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9.8%，三代之間略具有顯著差異 ($F=3.53$, $p<.05$)；相對於此，該類例詞讀 eiŋ / eik 的百分比平均數，老年層僅有 8.16%，中、青年層則分別上升為 43.81%、27.55%，儘管這項

變體分老、中、青三群的變異數分析結果為三代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由百分比平均數的大幅上升，仍可窺見世代之間的差異傾向。據此，D1 類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鬆韻母變體 $aiŋ / aik$ 略顯衰退，而緊韻母 $eiŋ / eik$ 變體則相應成長。

2. D2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十一所示，D2-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絕大多數讀為緊韻母 $ouŋ / ouk$ ，且老、中、青三代韻母表現均相當穩固，沒有世代差異情形。而 D2-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分老、中、青三代來看，讀為 $ouŋ / ouk$ 的百分比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 $F=18.31, p<.001$ ），老年層明顯高於中、青年層；相應於此，該類例詞讀 $ouŋ / ouk$ 的百分比平均數也具有顯著差異（ $F=10.63,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明顯低於中、青年層。據此，D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的鬆韻母變體 $ouŋ / ouk$ 逐漸衰微，而緊韻母 $ouŋ / ouk$ 則成為優勢變體。

表十一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陽、入聲韻—D2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D2-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ouŋ / ouk$	73.81	41.94	62.96	35.30	83.33	26.78	73.13	35.41	1.22	—
$ouŋ / ouk$	24.60	42.52	20.74	28.13	6.35	23.76	17.31	32.56	1.24	—
D2-2										
$ouŋ / ouk$	13.10	16.25	45.56	37.52	60.71	24.99	39.92	33.76	10.63***	老 < 中 = 青
$ouŋ / ouk$	82.14	17.86	41.11	40.76	16.67	21.68	46.51	39.10	18.31***	老 > 中 = 青

3. D3 類的調查結果

如表十二所示，D3-1 類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絕大多數讀為緊韻母 $ouŋ / ouk$ ，且老、中、青三代韻母表現均相當穩固，沒有世代差異情形。而 D3-2 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整體來看雖較多數讀為鬆韻母 $ouŋ / ouk$ ，但老、中、青三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F=8.19, p<.001$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高於中、青年層；相對於此，該類例詞讀 $ouŋ / ouk$ 的百分比平均數，老年層僅有 5.36%，三代之間亦具有顯著差異（ $F=3.56, p<.05$ ），檢定結果為老年層低於中年層。據此，D3 類也是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鬆韻母變體 $ouŋ / ouk$ 略顯衰退，而緊韻母 $ouŋ / ouk$ 變體則相應成長。

表十二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韻腹為下降複元音的陽、入聲韻—D3 類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D3-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øyŋ / øyk	96.43	13.36	93.33	14.84	94.64	10.65	94.77	12.86	0.20	—
ɔyŋ / ɔyk	3.57	13.36	0.00	0.00	1.79	6.68	1.74	8.44	0.64	—
D3-2										
øyŋ / øyk	5.36	14.47	40.00	48.00	30.36	35.60	25.58	37.99	3.56*	老 < 中
ɔyŋ / ɔyk	94.64	14.47	56.67	48.61	41.96	33.83	64.24	41.24	8.19***	老 > 中 = 青

4. 世代差異所反映的語音變異與變化

總和以上調查結果：D1-D3 三類均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發生韻腹的高化音變，隨著年齡層下降，韻腹由主要元音偏低偏後（-ai-、-ou-、-ɔy-）趨向讀為偏高偏前（-ei-、-ou-、-øɣ-），此緊密相應於陰聲韻的韻母高化音變（au > ou、ai > ei、ɔy > øɣ），但陰聲韻乃發生於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而陽聲韻則是發生於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其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本已穩定讀為緊韻母，由此可見高化韻變的調類擴散現象（參見第五節討論）。

(三) 三合元音

表十三 韻變現象世代差異表：三合元音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壯層		全部		F	Sheffe-test
B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ieu	0.00	0.00	0.00	0.00	5.10	15.45	1.66	8.93	1.58	—
iu	100	0.00	94.29	11.83	93.88	16.54	96.01	11.80	1.20	—
B2										
uoi	0.00	0.00	0.00	0.00	6.12	22.91	1.99	13.07	1.04	—
ui	100	0.00	95.24	10.34	87.76	26.79	94.35	16.83	1.97	—
B3										
uai	85.71	14.53	72.00	18.21	62.86	24.63	73.49	21.26	4.86*	老 > 青
uei	0.00	0.00	9.33	12.80	1.43	5.35	3.72	9.00	5.55**	中 > 老 = 青
ui	7.14	9.95	8.00	10.14	14.29	9.38	9.77	10.12	2.22	—

三合元音的調查結果如表十三，說明如下：

1. B1、B2 類乃根據閩東的方言比較而分立出來，如表十四所示，柘榮、

古田、福清都維持 B1、B2 類與 A4、A5 類的韻讀差異，而福州、永泰則是混同不分。馬祖的表現亦是與 A4、A5 類混同不分，老、中、青三代絕大多數都讀為高元音 iu、ui，此兩類韻母表現相當穩固，沒有世代差異情形。

表十四 B1、B2 類與 A4、A5 類的韻讀比較

類別	例詞	柘榮	古田	福州		福清		永泰
				陰陽平 上聲	陰陽去	陰陽平 上聲	陰陽去	
A4	秋救柱	iu	iu	ieu	ieu	iu	ieu	iu
A5	輝醉跪	ui	ui	uoi	uoi	ui	uoi	uoi
B1	小笑嬌	iau	ieu	ieu	ieu	ieu	ieu	iu
B2	飛火會	ue	uoi	uoi	uoi	uoi	uei	uoi

2. B3 類老、中、青三代多數讀為 uai，但三代具有顯著差異 ($F=4.86$ ， $p<.05$)，檢定結果為老年層明顯高於青年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類例詞讀為 uei 的百分比平均數，老、中、青壯三代具有顯著差異 ($F=5.55$ ， $p<.01$)，中年層明顯高於老、青年層。下面表十五詳細就每項例詞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來看：

表十五 B3 類例詞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

B3		磨~刀	麻~油	我	破碗~	大
uai	老	85.71	78.57	64.29	100.00	100.00
	中	80.00	60.00	20.00	100.00	100.00
	青	42.86	50.00	28.57	92.86	100.00
uei	老	0.00	0.00	0.00	0.00	0.00
	中	13.33	0.00	33.33	0.00	0.00
	青	7.14	0.00	0.00	0.00	0.00
ui	老	0.00	0.00	35.71	0.00	0.00
	中	0.00	0.00	40.00	0.00	0.00
	青	0.00	0.00	71.43	0.00	0.00
其他	老	14.29	7.14	0.00	0.00	0.00
	中	0.00	33.33	0.00	0.00	0.00
	青	28.57	42.86	0.00	7.14	0.00

陰去、陽去調例詞「破碗~」、「大」，老、中、青三代絕大多數都穩定讀為 uai。

陽平、上聲調例詞「磨_{~刀}」、「麻_{~油}」、「我」，讀爲 uai 的百分比平均數則有隨年齡層逐步下降的趨勢，「磨_{~刀}」一詞在青年層有將近三成左右改讀爲 mua 或 muo；「麻_{~油}」一詞在中、青年層有三至四成左右改讀爲 ma 或 mua；「我」一詞的韻讀變異較爲特殊，在老、中年層已有三至四成左右讀爲 ui 變體，青年層讀爲 ui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更是激增爲 71.43%，而中年層另有三成左右讀爲 uei 變體，由此可見「我」一詞 uai>uei>ui 的韻母逐步高化過程。

3. 總和以上調查結果：(1) 馬祖的 B1、B2 類韻讀與 A4、A5 類高部複元音 iu、ui 混同，沒有世代差異表現。(2) B3 類三合元音 uai 的韻母變化情形有二：一是部分例詞改讀爲其他變體，此與華語音讀或閩南語音讀的接觸影響有關（參見第五節討論）；而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略有 uai>uei 的韻母高化趨向，尤以中年層較爲明顯，此乃相應於前述 ai>ei 的韻母高化音變，其中第一人稱「我」更進而高化爲 ui，此應是第一人稱常用語詞的音讀弱化表現。

五、分析與討論

本節針對馬祖世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的高化韻變現象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討論。一是重新思考韻變趨向與歷史動因，並探究其牽動結構重整及調類擴散的音變過程；二是從語言接觸的觀點切入探討部分韻母發生變異的現象。

(一) 韻變的趨向、動因與結構擴散

總和第四節馬祖地區韻腹爲下降複元音者之韻變現象的調查結果如表十六：馬祖地區韻腹爲下降複元音的韻母，隨著年齡層下降均一致運行高化韻變，但不同韻尾結構發生高化韻變的聲調條件不同。藉由世代差異對比，我們確定馬祖地區正在進行高化韻變，而此種韻母變異具有以下幾項相當重要的啓發。

表十六 馬祖韻腹為下降複元音者之韻變表現

	陽入	連讀	陰平	上聲	陽平	陰去	陽去	陰入
無輔音尾	—	ai>ei			ai			—
	—	au>ou			au			—

	—	$\text{ɔy} > \text{øy}$	ɔy	—
有輔音尾		-ei-	-ai- > -ei-	
		-ou-	-ɔu- > -ou-	
		-øy-	-ɔy- > -øy-	

1. 韻變趨向的兩種推論

根據跨方言點的韻變比較，尤其是閩東北片方言的韻變分析，學者已提出閩東方言具有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韻母音變：一是由特殊調值推動的、以調類為條件的低化韻變；二是韻母系統內部結構調節的高化韻變（杜佳倫 2010，陳澤平 2012）。本文析論的馬祖高化韻變乃具體反映第二類韻變方式（參見下文第三點結構重整的討論），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祖高化韻變的結果同樣符合緊鬆韻母變異規則，意即特定聲調單字讀為較低的鬆韻母，一般聲調單字及連讀條件下讀為較高的緊韻母，因此上述馬祖的韻母高化變異，也可以在共時平面上被重新分析為基本韻母為 ei、ou、øy，在特定的箇讀聲調條件下韻母發生「鬆化」讀為 ai、au、ɔy。這引發我們重新思考，以往學者所共同認定的第一種低化韻變在歷時層面上是否也有反向變化的可能性。下文將比較兩種不同方向的韻變推論。

表十七 兩種不同方向的韻變推論（以陰聲韻為例）

1. 低化、高化雙向音變		2. 一致的高化音變	
A	B	A	B
i > ei / 3.7	ai > ei / 1.2.連	ei > i / 1.2.5.連	ai > ei / 1.2.連
u > ou / 3.7	au > ou / 1.2.連	ou > u / 1.2.5.連	au > ou / 1.2.連
y > øy / 3.7	ɔy > øy / 1.2.連	øy > y / 1.2.5.連	ɔy > øy / 1.2.連

以陰聲韻為例如表十七所示：第一種推論認為閩東方言不同韻母結構發生不同趨向的變化，高元音低化、下降複元音高化，合併形成新韻母；此種推論下的 A 類韻變規律為陰去、陽去等特定調類條件下高元音發生低化變異，其論據主要在於這些特定調類往往表現特殊的調值條件，一旦處於連讀環境失去特殊調值便讀為原來的高元音韻讀。本文則提出第二種推論：閩東方言不論韻母結構為何，受到趨高的拉力牽動韻母產生鍊移音變，形成深具系統性的高化音變現象；此與第一種推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將出現在陰去、

陽去等特定調類條件下的鬆韻母 ei、ou、øy 視為歷時層面上早期偏低的韻讀，A 類韻變規律為陰平、陽平、上聲等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韻母發生了高化變異；此種推論以往甚少被提出，主要是缺乏明顯影響音變的語音條件，而且不具韻變現象的閩東方言點多將同類語詞一致讀為高元音，因而無論是運用內部構擬法或方言比較法，勢必都傾向支持高元音低化演變的第一種推論。

馬祖高化韻變深刻反映出歷時演變與共時分析極可能呈現完全相反的規律方向，本文在此啓發下，下一小節將重新檢討第一種推論的疑慮，並嘗試為第二種推論尋求語言證據。

2. 韻變趨向與動因

表十八 閩東各地低化韻變的聲調條件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侯官片	福州	(55) —	(53) —	(33) —	(212) +	(242) +	(24) +	(5) —
	福清	(53) —	(44) —	(32) —	(21) +	(42) +	(<u>12</u>) +	(<u>5</u>) —
	永泰	(44) —	(453) —	(31) —	(212) +	(242) +	(<u>3</u>) —	(<u>5</u>) —
	古田	(55) —	(33) —	(42) —	(21) —	(24) —	(<u>2</u>) —	(<u>5</u>) —
福寧片	壽寧	(33) —	(11) —	(42) —	(24) —	(212) —	(5) —	(2) —
	柘榮	(42) —	(21) —	(51) —	(35) —	(213) —	(5) —	(2) —
	寧德	(44) —	(221) +	(42) —	(35) +	(332) +	(2) +	(5) —
	周寧	(43) —	(21) +	(42) —	(24) +	(213) +	(5) +	(2) +
	福安	(332) +	(22) +	(42) —	(35) +	(23) +	(5) +	(2) +

上述第一種推論探討閩東方言低化韻變的原因，多半著眼於韻變與聲調條件之間的密切關係，提出低化韻變乃受到聲調條件影響而發生：其聲調條件或為「曲折調形」及「上升促調」，或為「低調值」，在調類上則多為「陰

去、陽去、陰入」，少數亦為「陽平」（李如龍等 1979；Duanmu, S.1990；馮愛珍 1993；陳澤平 1998；杜佳倫 2004，2006）。杜佳倫（2010）彙整各地低化韻變的聲調條件如表十八，該文主要依據侯官片的表現而推論引發低化韻變的調值條件應為[+長]徵性，這些調值將音讀時間拉長，故韻腹往往同時低化或複化，以配合較長的音讀時間。然而此種推論主要有兩項疑慮：（1）福寧片具有韻變現象的寧德、周寧、福安等地，鬆韻母也出現在不具[+長]徵性的調值條件下，且壽寧、柘榮各調類的調值表現其實與周寧、福安十分相似，卻不具韻變現象；（2）聲調調值為今日共時平面呈現的樣貌，其與韻變現象固然密切相關，但不必然是啟動韻變的導因，特殊調值也可能是韻變所造成的結果。由此看來，調值不一定是驅使韻母發生變異的主要動因。

杜佳倫（2014: 446-452）討論閩北高元音複化音變，發現該音變與閩東的高元音低化韻變緊密相應，但乃以聲類為分化條件，而與聲調條件無關，該文從層次接觸的角度提出另一種音變動因的解釋：以中古侵韻為例，如表十九，不同層次韻讀之間雖然不具演變關係，但對比各項層次韻讀可探知閩地由早期低元音洪音韻逐漸轉為晚期高元音細音韻的層次遞進過程；也就是說，閩語底層音韻傾向將北方漢語的細音韻讀為洪音韻，而晚期層次雖逐漸接受細音韻讀，但受到底層音韻的干擾，導致閩東發生低化韻變、閩北發生高元音複化音變，且閩東、閩北乃以不同的結構擴散方式逐步進行音變，閩東以調類為逐步擴散的結構條件，閩北則以聲類為逐步擴散的結構條件。³

表十九 閩語中古侵韻的歷史層次

（侵韻）	閩南	閩東	閩北
文讀層	im	iŋ / eiŋ	iŋ / oiŋ
南朝江東層			
晉代北方層	iam	eiŋ / aiŋ	—
上古層	am	aŋ	aiŋ

底層音韻干擾而驅動韻變的說法深具啟發，不過，該文乃以低化韻變立

3 也就是說，調值徵性或聲類徵性並非啟動韻母發生變異的關鍵動因，而是音變逐步擴散的結構性條件，某些特定調類或聲類環境下容易先發生音變，或是不發生音變而形成滯留性變體。

論，因而將高元音視為變化的起點；若從歷時的角度來看，韻腹-ei-、-ou-、-øy-反而維持較早期偏低的韻讀，以中古脂、之、模、虞、魚韻在閩東的層次韻讀為例，如表二十，文讀韻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讀為高元音 i、u、y，而特定調類條件下則讀為 ei、ou、øy，更接近早期層次「偏低」的韻讀特點。

表二十 閩東中古脂、之、模、虞、魚韻的歷史層次

(閩東)	脂之	模	虞	魚
文讀層	i / ei	u / ou	y / øy	
南朝江東層		uo	uo	ø / œ
晉代北方層	ie		iu / u	y / øy
上古層	佳脂之 ai	魚 a 侯 au、eu		

根據陳保亞（1996）的論述，底層音韻干擾目標語言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匹配、回歸、合併，如表二十一所示：「匹配」指的是學習第二語言時，受限於母語底層的音韻習性而進行調整改讀；「回歸」指的是隨著接觸時間的拉長，經過調整的第二語言會逐漸向原來的目標語言靠攏，底層干擾的程度也隨之減輕；「合併」指的則是經過母語調整的第二語言對目標語言所產生的影響。

表二十一 底層音韻干擾三階段

	母語底層	第二語言	目標語言
甲民族	甲	乙 2	乙
	<div style="display: flex; align-items: center;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 (匹配) ← (回歸) → (合併) </div>		

據此，本文嘗試為第二種韻變趨向推論提出歷史動因的解釋：受到底層音韻的影響，閩語元音系統中的高元音原來音值便傾向讀得較低，此即匹配作用的音讀調整，後來在北方漢語的持續影響下發生回歸性高化音變，多數方言點回歸讀為高元音韻讀，部分方言點則採取結構擴散的方式進行音變，閩東方言即以調類為擴散的結構條件，特定調類條件下不發生高化音變，ei、ou、øy 即是早期偏低韻讀的留存。

除了上述閩語自身韻讀的層次遞進趨高，此種推論還能獲得以下幾項其

他語言證據的支持，如表二十二所示：一是閩語內部另有閩北方言具有高元音與複元音相配的韻讀現象，但以聲類為分布條件，以松溪為例（秋谷裕幸 1993），高元音韻讀分布於中古章、見、影系聲母類別下（u 韻讀另外也出現在唇音聲類），複元音韻讀則分布於其他古聲類條件，由此可見聲調確實並非啟動韻母變異的關鍵；而閩南潮汕方言的模韻字則是多數讀為複元音 ou，另有新文讀 u，此亦可見閩語原來韻讀偏低，後來持續受到北方漢語影響而帶進高元音的新層次韻讀。二是進一步比較南方方言會發現，不只閩語，吳語、湘語、粵語都有將北方漢語的高元音讀為略低之複元音的情況，例如蘇州、雙峰、廣州（《漢語方音字彙》2003），尤其是廣州脂、之、模、虞、魚等韻均一致讀為複元音，正相應於閩東特定調類條件下的鬆韻母，由此可見這類韻讀變異應是南方方言的共同音韻特點。

表二十二 其他南方方言中古脂、之、模、虞、魚韻的音讀表

	脂之 (不計精知照)	模	魚虞 (不計知照)
	昆地里記	布兔爐苦	呂趣居羽
北京	i	u	y
蘇州	i	əu (唇音 u)	牙喉音 y (非牙喉音 i)
雙峰	i	əu (唇音 u)	y
廣州	ei	ou	øy (零聲母 y)
潮州	文 i	ou (新文 u)	文 u
福州	文 i / ei	u / ou	文 y / øy
松溪	文 ei (章見影系 i)	ɒu (幫見影系 u)	文 æy (章見影系 y)

三是原始侗台語的研究成果顯示其古韻母系統具有一項重要的音韻特點：原始侗台語的高元音（*i、*u、*ɯ）不能單獨為韻母，必須帶有元音或輔音韻尾；且今日各地高元音音值一般偏短，多數出現央化趨勢，舌位趨向低降（梁敏、張均如 1996: 496-497）。根據歷史記載，吳、閩、粵三地原為古百越民

族聚居之地，其底層語言應為古越語，而根據語言、文化各方面的比較研究，古代百越民族乃與現代侗台民族具有深厚的傳承關係（尤中 1980，韋慶穩 1981，黃惠焜 1992，鄭張尚芳 1997）；據此，我們可以設想吳、閩、粵等南方古越語底層音韻具有上述的「高元音低化」特點，因而共同傾向將北方漢語的高元音讀為略低之複元音，後來受到北方漢語的持續影響而回歸高化，但部分方言點的高化音變採取結構擴散的方式，閩北方言在某些聲類條件下維持偏低韻讀，閩東方言則是在特定調類條件下維持偏低韻讀。

本文嘗試為第二種高化韻變推論提出若干語言證據，並從底層音韻干擾解釋該音變的深層動因；但我們仍然無法否定第一種低化韻變推論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不過，該論述以共時平面的聲調條件做為啟動音變的唯一動因，確實應該從歷史的角度重新被檢討。

3. 韻變的結構重整與調類擴散

上述閩東方言以調類為擴散條件的高、低元音韻讀變異現象形成後，極可能導致韻母系統的分布不平衡，進而引發下降複元音韻腹同樣產生以調類為擴散條件的高化韻變。以馬祖方言的陽、入聲韻為例如表二十三，高元音韻腹-i-、-u-、-y-只出現在一般調類（陰平、陽平、上聲、陽入）及連讀條件下，相對於此，略低的複元音韻腹-ei-、-ou-、-øy-只出現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韻腹-ei-、-ou-、-øy-在調類分布上的空缺，首先牽動下降複元音韻腹-ai-、-au-、-ay-在一般調類（陰平、陽平、上聲、陽入）及連讀條件下發生高化韻變，遂形成過去馬祖方言 D1-D3 三類韻腹以緊韻母-ei-、-ou-、-øy-與鬆韻母-ai-、-au-、-ay-相配的情形。本文調查結果顯示馬祖老年層仍然維持這樣的韻母相配情形，但中青年層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也讀緊韻母-ei-、-ou-、-øy-的情形明顯增加，顯示下降複元音韻腹的高化韻變-ai->-ei-、-au->-ou-、-ay->-øy-已經更進一步由一般調類擴散至特定調類，這樣的調類擴散現象也反映韻變性質的逐步變動過程，由語音條件上的共時性變異漸趨穩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即將完成；也就是說，原先緊韻母-ei-、-ou-、-øy-只出現在一般調類（陰平、陽平、上聲、陽入）及連讀條件下，而鬆韻母-ai-、-au-、-ay-只出現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陰入）條件下，兩者形成互補分布，共時平面上可以分析為同一韻母的語音條件變體，一旦中青年層在特定調類條件下也完成-ai->-ei-、-au->-ou-、-ay->-øy-

>-ø y 的高化音變，該韻變規律即由語音變異（sound variation）固著為音韻變化（sound change）。

表二十三 馬祖韻變的結構重整與調類擴散（陽、入聲韻）

	陽入	連讀	陰平	上聲	陽平	陰去	陽去	陰入
有輔音尾		(-ei->)-i-				-ei-		
		(-ou->)-u-				-ou-		
		(-ø y->)-y-				-ø y-		
		(-ai->)-ei-				-ai->-ei-		
		(-ou->)-ou-				-ou->-ou-		
		(-ø y->)-ø y-				-ø y->-ø y-		

相應於此，馬祖方言的陰聲韻也有同樣的韻母結構重整表現，但調類分布上尚未擴散至所有調類，如表二十四所示，高元音 i、u、y 只出現在一般調類（陰平、陽平、上聲）及連讀條件下，相對於此，略低的複元音 ei、ou、ø y 只出現在特定調類（陰去、陽去）條件下，ei、ou、ø y 在調類分布上的空缺，極可能牽動下降複元音 ai、au、ø y 發生高化韻變。本文調查結果顯示馬祖中青年層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讀為緊韻母 ei、ou、ø y 的情形明顯增加，顯示下降複元音正在進行高化韻變 ai>ei、au>ou、ø y>ø y；不過，其中 ai>ei、au>ou 目前並不發生在陽平調條件下，觀察馬祖陽平調值為高降調 51，與陰去、陽去具有同樣音讀時間偏長的特質，而下降複元音 ai、au 的發音過程乃由低元音 a 上升至高元音 i、u，需要較長的音讀時間，陽平調值偏長的徵性可能因此成為限制其高化的滯留條件；但另一下降複元音 ø y 的世代差異分析則顯示中青年層在陽平條件下讀為緊韻母 ø y 的情形明顯增加，顯示 ø y>ø y 的高化韻變已經由陰平、上聲及連讀條件進一步擴散至陽平調。

表二十四 馬祖韻變的結構重整與調類擴散（陰聲韻）

	陽入	連讀	陰平	上聲	陽平	陰去	陽去	陰入	
無輔音尾	—	(ei>) i				ei		—	
	—	(ou>) u						ou	—
	—	(øy>) y						øy	—
	—	ai>ei			ai			—	

	—	au > ou	au		—
	—	(ɔy >) øy	ɔy > øy	ɔy	—

除了調類條件的擴散，進一步比較帶輔音韻尾與不帶輔音韻尾的韻母結構，可以發現下降複元音韻腹的高化韻變，也採取韻母結構上的逐步擴散，首先發生在帶輔音韻尾的陽、入聲韻，然後擴散至不帶輔音韻尾的陰聲韻，馬祖方言下降複元音韻腹所帶輔音韻尾為舌根鼻音（-ŋ）及舌根塞音（-k），兩者均具有[+高]的發音徵性，從而影響其下降複元音韻腹較快進行高化音變，而不帶舌根韻尾者則相對較慢。

（二）優勢語言的接觸影響

馬祖地區的韻母變異現象，除了上述的高化韻變，另有幾項值得注意的世代差異表現，總和第四節的調查結果如表二十五所示：一是 C3 類韻母在陰去、陽去調類條件下，青壯層有由ɔy 改讀 uai 的變異趨向。二是 C4 類韻母在陽平調類條件下，青壯層已由εu 多數改讀為 iou；在陰平、上聲調類條件下，則有 iau > iəu > iou 的高化韻變現象；而 C4 類例詞來自中古效攝者，在青壯層另有改讀文讀韻 iu 的傾向。三是 B3 類韻母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中、青年層有由 uai 改讀 uei 的變異趨向；而 B3 類例詞「磨~刀」、「麻~油」等在中、青年層有其他韻讀的替代表現。

表二十五 其他韻母變異的世代差異彙整表

		連讀	陰平	上聲	陽平	陰去	陽去
C3	老	øy			ɔy		
	中	øy				ɔy	
	青壯	øy				ɔy (uai)	
C4	老中	—	iau		ɛu	iau	
	青壯	—	iou (文讀 iu)		iou	iau (文讀 iu)	
B3	老	uai					
	中青	uai (uei) (我 uei / ui)			uai (uei) (其他)	uai	

其中 C4 類韻母在陰平、上聲調類條件下發生高化韻變：iau > iəu > iou，以及 B3 類韻母在一般調類及連讀條件下發生高化韻變：uai > uei，這兩者乃

相應於前述下降複元音的高化韻變（au>ou、ai>ei），是為馬祖方言內部韻母系統一致的語音變化。而其他韻母變異則與臺灣地區以華語、閩南語為優勢的語言環境密切相關，本小節乃從語言接觸影響切入探討這類韻母變異的外部動因。

1. 語言接觸所引發的兩種變化方式

導因於接觸所引發的語言變異有兩種重要的方式：一是「母語干擾」（interference through shift），二是「移借」（borrowing）（Thomason & Kaufman 1988: 37-45），這兩種接觸方式可以同時發生，但其影響結果並不相同。根據 Thomason & Kaufman（1988）的論述，「母語干擾」涉及語言轉換（language shift）的過程，指的是說話者學說另一種語言時，由於「不完全學習」（imperfect learning）而將自身母語徵性引入所學得的語言，然後其母語徵性進一步也被該語言的原來說話者廣泛模仿，尤其是在語言轉移發生得很快速，或者發生轉移的團體人數很多時，母語干擾更為深刻；而「移借」則在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的狀態下發生，指的是說話者維持說原來母語時，增加來自另一種語言的特徵，起初是非基本詞彙的借入，經過長期而密切的接觸後，擴展至基本詞彙，甚至是音韻或句法等結構性的深度移借。

然而，後來在 Winford（2005）的論述中，「移借」被嚴格定義為以接受語（recipient language）為第一流利用語的說話者，從另一語言借入語言成分；而另一種接觸性的變化方式則被修改為「主語干擾」（imposition），指的是以來源語（source language）為第一流利用語的說話者，在使用另一語言時施加來自第一流利用語的干擾。簡而言之，該文以主事者的第一流利用語為何來分別「移借」與「干擾」：以接受語為第一流利用語者所進行的接觸性變化即「移借」；而以來源語為第一流利用語者所進行的接觸性變化則為「干擾」。這裡所謂「第一流利用語」（dominant language）有別於基於血緣的「母語」（native language），在單語環境中母語即第一流利用語，但在多語接觸的環境中，說話者的「第一流利用語」不見得即是其習自父母的語言。若根據 Winford（2005）的概念重新思考，則 Thomason & Kaufman（1988）所謂的「結構性移借」（structural borrowing），實際上應是一種「反向干擾」，當說話者的第一流利用語由母語轉換為原來學習的目標語言，自然容易將目標語言中音韻或句法等結構性成分，轉而帶進原來的母語而發生干擾，此與「移借」的變

化方式實際上並不相同。也就是說，「移借」是在第一語言中借入另一語言的詞彙性成分，而「干擾」則將第一語言的結構性成分施加至另一語言，受到干擾的對象也可能是原來的母語。

2. 華語、閩南語的韻讀移借 (borrowing)

根據本文調查結果，馬祖 B3 類例詞「磨_{~刀}」、「麻_{~油}」等在中、青年層有其他韻讀的替代表現：「磨_{~刀}」一詞在青年層有將近三成左右改讀為 muo 或 mua；「麻_{~油}」一詞在中、青年層有三至四成左右改讀為 ma 或 mua。馬祖韻母系統並沒有發生 uai>ua 或 uai>uo 或 uai>a 的系統性音變；對比臺灣地區通行的華語、閩南語如表二十六，即可發現「磨_{~刀}」一詞在華語韻讀為 -uo、在閩南語韻讀為 -ua，而「麻_{~油}」一詞在華語韻讀為 -a、在閩南語韻讀為 -ua，則馬祖中、青年層的韻讀變異應是來自臺灣地區華語、閩南語的接觸影響。

表二十六 「磨_{~刀}」、「麻_{~油}」音讀對比

	馬祖新韻讀	馬祖老輩	華語	閩南語
磨 _{~刀}	muo5 / mua5	muai5	muo5	bua5
麻 _{~油}	ma5 / mua5	muai5	ma5	muã5

馬祖中、青年層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曾在臺灣工作或求學一段時間，多數都具備流暢的華語能力，以及簡單的閩南語能力，再加上當地傳播媒體與臺灣地區同步，臺灣華語及閩南語自然容易藉此影響馬祖方言。馬祖中年層多半仍以閩東話為第一流利語言，青年層雖已幾乎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但此韻讀變異情形相當零星且不影響韻母結構系統，因此我們認為這類韻讀變異應屬語言接觸所引發的移借現象，亦即在說話者的第一語言中借入另一語言的詞彙性成分。

3. 華語韻母系統的主語干擾 (imposition)

根據本文調查結果，馬祖 C3 類韻母在陰去、陽去調類條件下，青壯層有由ɔy 改讀 uai 的變異趨向，相應於此，C4 類韻母在陽平調類條件下，青壯層已由eu 多數改讀為 iou。這兩項韻母變異十分特殊，其與馬祖韻母系統的高化音變沒有直接關係，也無法從馬祖本身的層次異讀提出解釋，對比臺灣地區通行的華語、閩南語如表二十七，相關例詞在馬祖的新興韻讀也非直接

移借自華語或臺灣閩南語。

表二十七 「退」、「袋」、「坐」、「條」、「周經常」音讀對比

	馬祖新變體	馬祖中老年層	華語	臺灣閩南語
退	t ^h uai3	t ^h ɔy3	t ^h uei3	t ^h e3
袋	tuai7	tɔy7	tai3	te7
坐	suai7	sɔy7	tsuo3	tse7
條	tiou5	tɛu5	t ^h iau5	tiau5
周經常	siou5	seu5	—	tsiau5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陳澤平（1998: 72）曾提出：福州郊區有將退袋坐一類語詞讀為 -uai 的異讀表現，該文將這類語詞的 -uai 變體視為不同區域的方言差，認為此乃城內、郊區分將同一緊韻母（ɔy）運行相異的共時韻變規律而導致產生不同的鬆韻母音讀。然而，本文認為馬祖地區青壯層出現 -uai 變體並非共時韻變規律的區域差異，理由如下：（1）本文所訪談馬祖老年層，無論來自哪一離島村落，其退袋坐一類語詞完全沒有出現 -uai 變體；（2）我們進一步訪問出現 -uai 變體之青壯層的父母長輩，發現老年層還是維持讀為 -ɔy 變體，同一家族具體呈現此類世代差異；（3）出現 -uai 變體之青壯層中有少數幾位甚至將原先讀為相應之緊韻母（ɔy）的一般聲調例詞（螺、腿）也讀為 -uai（參見表六、七），由此可見這類語詞讀為 -uai 的差異現象，並非共時韻變的不同結果。據此，本文認為馬祖地區退袋坐一類語詞在青壯層出現 -uai 變體的表現應屬世代差異，雖不能完全否定 -uai 變體可能源自其他閩東方言的接觸影響（例如福州市），但其在青壯層之所以能持續成長，本文認為此應與華語音韻結構限制的優勢影響密切相關。

由於上述兩類例詞的新興韻讀 uai、iou 幾乎只出現在青壯層，而馬祖青壯層發音人幾乎均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本文認為此類韻讀變異應屬語言接觸所引發的音韻干擾現象，亦即青壯層將華語韻母的結構性限制施加至原來的母語音韻系統中。華語韻母系統的下降複元音只有 au、ai、ou、ei 四種韻母，不容許 ɔy、ɛu 這兩種下降複元音的韻母結構，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的馬祖青壯層發音人，極可能在此結構性限制的優勢影響下，反向干擾馬祖

方言的韻母音讀，因而將馬祖 ɔy 、 eu 兩類下降複元音傾向改讀為華語音系中不具結構限制的相近韻母 uai 、 iou 。⁴ 然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華語韻母系統也不容許 ɔy 這種下降複元音的韻母結構，但馬祖青壯層發音人卻較少將之調整改讀；⁵ 本文認為此與韻母的分布及音韻限制有關，如表二十八所示，馬祖共時音系中， ɔy 可以出現在所有調類條件下，可以與各種發音部位的聲母結合，其所受的音韻限制本來就不多，因而在馬祖音系中仍居優勢，不容易受到華語音韻的主語干擾；相對於此， ɔy 只能出現在陰去、陽去聲調下，只與舌尖部位的聲母或零聲母搭配，而 eu 只能出現在陽平調下，只與舌尖部位的聲母或舌根清擦音 x -搭配，其所受的音韻限制本來就多，在馬祖音系中本居弱勢，當年輕發音人的流利用語轉為華語，自然十分容易受到華語音韻的主語干擾而發生結構性變化。

表二十八 馬祖音系 ɔy 、 -y 、 eu 韻母的分布及音韻限制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堆 tɔy1	螺 lɔy5	腿 $\text{t}^{\text{h}}\text{ɔy2}$	鋸 kɔy3	箸 tɔy7
—	—	—	退 $\text{t}^{\text{h}}\text{ɔy3}$ 睏 tsɔy3	袋 tɔy7 坐 sɔy7
—	條 tɛu5 姣 xɛu5	—	—	—

六、結 論

本文在以往共時分析與跨方言比較的研究基礎之上，改採世代差異的研究方法，具體觀察馬祖韻變現象在歷時層面上的實行與擴散過程，據以檢證跨方言比較所提出的幾項推論，進而探討影響韻讀產生變異的語言性因素或社會性因素。總結本文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 馬祖方言的韻變現象應分成兩類來看，一是高元音韻腹的共時韻母變

4 此種反向干擾作用也普遍出現在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的閩南年輕發音人身上，年輕一輩閩南語音韻中 g- / ŋ- 聲母的消失、 -ɔ / -o 元音的混同、入聲塞尾的混同與消失等語音變異與變化，均與華語音韻系統的優勢干擾密切相關。

5 參見表六，青壯層約有 10.71%改讀為 -uai 變體，10.71%改讀為 -uei 變體，但統計檢定結果均不具顯著的世代差異表現。

異，此類韻變表現相當穩定；二是下降複元音韻腹及三合元音的韻母變異，此類韻母具有顯著的世代差異表現，反映馬祖正在進行系統性的高化韻變。

2. 馬祖正在進行的高化韻變揭示閩東韻變現象在歷時層面上一致趨向高化的可能性，其韻變的深層動因乃奠基於南方方言底層音韻傾向將高元音讀得略低，後來在北方漢語的持續影響下發生回歸性的高化音變，而閩東部分方言點在特定調類條件下維持早期偏低的韻讀，韻讀在調類條件上的分布空缺進而牽動韻母系統中下降複元音韻腹及三合元音的高化變異。

3. 馬祖下降複元音韻腹正在進行高化音變，世代差異的觀察與分析顯示該高化韻變不僅在調類上逐步擴散，也在韻尾結構上逐步擴散，其中帶有輔音韻尾者已由語音條件上的共時性變異逐漸穩固為歷時性的音韻變化。

4. 除了高化韻變，馬祖中、青年層部分韻母變異表現，乃與語言接觸影響密切相關，可分為兩種變化方式：一是「移借」，乃指受到華語或臺灣閩南語的優勢影響而零星借入若干詞彙音讀成分；二是「主語干擾」，乃指以華語為第一流利語言的青壯層將華語韻母的結構性限制施加至做為母語的馬祖音韻系統中，因而將馬祖的 ɔy 、 eu 改讀為不具結構限制的新興韻讀 uai 、 iou 。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 尤 中 1980 《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王天昌 1969 《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如龍、梁玉璋、陳天泉 1979 〈福州話語音演變概說〉，《中國語文》1979.4(1979.7): 287-293。
- 杜佳倫 2004 〈閩東方言侯官片的變韻現象及聲母類化〉，《中國文學研究》19(2004.12): 231-267。
- 杜佳倫 2006 「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杜佳倫 2010 〈閩東方言韻變現象的歷時分析與比較研究〉，《漢學研究》28.3(2010.9): 197-229。
- 杜佳倫 2014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日)秋谷裕幸 1993 〈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中國語學研究·開篇》11: 51-67。
- 韋慶穩 1981 〈〈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收錄於《民族語文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3-46。
- 張屏生 2002 〈馬祖閩東話記略〉,《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4(2002.12): 1-17。
- 梁玉璋 1986 〈福州方言的語流音變〉,《語言研究》1986.2(1986.11): 85-97。
- 梁敏、張均如 1996 《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保亞 1996 《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澤平 2012 〈福安話韻母的歷史音變及其共時分析方法〉,《中國語文》2012.1(2012.1): 58-67。
- 陶燠民 1930 《閩音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惠焜 1992 《從越人到泰人》,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9 《福安市志》(方言志部分),北京:方志出版社。
- 福清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福清市志》(方言志部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97 〈越人歌解讀〉,收錄於《語言研究論叢》第 7 輯,北京:語文出版社,頁 57-65。
- 戴黎剛 2007 〈閩東周寧話的變韻及其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3(2007.9): 603-628。
- 戴黎剛 2008 〈閩東福安話的變韻〉,《中國語文》2008.3(2008.5): 216-227。
- 戴黎剛 2011 〈閩東寧德話的變韻〉,《語言學論叢》第 4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29-163。
- Duanmu, S.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Norman, Jerry. 1977-1978.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alects of Mintung." *Monumenta Serica* 33: 326-348.
- Thomason, Sarah Grey & Kaufman, Terrence.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nford, Donald. 2005. "Contact-induced Changes: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es." *Diachronica* 22.2: 373-427.

Diversity of Variations in Final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Eastern Min Speakers in the Matsu Islands

Tu Chia-lun^{*}

Abstract

There are complex variations in the finals of the Eastern Min 閩東 dialect spoken in the Matsu Islan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versity of variations in finals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of speakers. The critical language data for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was collected by means of wordlist investig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versity of variations in finals among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speakers was then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of these changes diachronically. The investigation leads to four conclusions: (1) A systematic raising of descending diphthongs is in progress in the Matsu Islands; (2) This type of phenomenon shows the probability of a consistent trend over time toward the raising of finals in Eastern Min; (3) This change is gradually diffusing not only through the tones but also the coda structures; (4) Some sound variations in the Eastern Min spoken in the Matsu Islands are the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This has occurred in two ways: one is lexical borrowing from Taiwanese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 閩南; the other is imposition from the dominant language, Taiwanese Mandarin.

Keywords: Matsu, Eastern Min, variation in finals, diversity among generations

* Tu Chia-l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